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文獻通考卷二百二十四 五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五百四十五 史部

文獻通考卷二百二十四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五十一

子 房中 神僊

漢藝文志房中者情性之極至道之際是以聖王制外樂以禁内情而為之節文傳曰先王之作樂所以節百事也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及迷者弗顧以生

疾而隕性命

漢志房中八家百八十六卷

右房中

漢藝文志神僊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泳於其外者也聊以盪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無怵惕於胷中然而或者專以為務則誕欺怪迂之文彌以益多非聖王之所以教也孔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不為之矣

漢志神僊家二百五卷

隋經籍志曰道經者云有元始天尊生於太玄之先禀自然之氣冲虛凝遠莫知其極所說天地淪壞刼數終盡略與佛經同而以天尊之體常存不滅每至天地初開或在玉京之上或在窮桑之野授以祕道謂之開刼度人然其開刼非一度矣故有延康赤明龍漢開皇是其年號其間相去經四十一億萬載所度皆諸天仙上品有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天眞皇人

五方天帝及諸仙官轉共承受世人莫之豫也所説之經亦禀元一之炁自然而有非所造為亦與天尊常在不滅天地不壊則藴而莫傳刧運當開其文自見凡八字盡道體之奥謂之天書字方一丈八角埀芒光輝照耀驚心眩目雖諸天仙不能省視天尊之開刧也乃命天真皇人改囀天音而辯析之自天真以下至於諸仙輾轉節級以次相授諸仙得之始授世人然以年天尊經歷年載始一開刧受法之人得

而寶祕亦有年限方始傳授上品則年久下品則年近故今受道者經四十九年始得授人推其大旨蓋亦歸於仁愛清淨積而修習漸致長生自然神化或白日登仙與道合體其受道之法初受五千文籙次受三洞籙次受洞元籙次上清籙籙皆素書紀諸天曹官屬佐吏之名有多少又有諸符錯在其間文章詭怪世所不識受者必先絜齋然後齎金環一并諸贄幣以見於師師受其贄以籙授之仍剖金環各持

其半云以為約弟子得籙緘而佩之其潔齋之法有黄籙玉籙金籙塗炭等齋為壇三成每成皆置緜蕝以為限域傍各開門皆有法象齋者亦有人數之限以次入於緜蕝之中魚貫面縛陳説愆咎告白神祇晝夜不息或一二七日而止其齋數之外有人者並在緜蕝之外謂之齋客但拜謝而已不面縛焉而又有消災度厄之法依隂陽五行數術推人年命書之如章表之儀并具贄幣燒香陳讀云奏上天曹請為

除厄謂之上章夜中於星辰之下陳設醮脯𩑈餌幣物歷祀天皇太一祀五星列宿為書如上章之儀以奏之名之為醮又以木為印刻星辰日月於其上吸氣執之以印疾病多有愈者又能登刀入火而焚勅之使刃不能害火不能熱而又有諸服餌辟穀金丹玉漿雲英蠲除滓穢之法不可殫記云自上古黃帝帝嚳夏禹之儔並遇神人咸受道籙年代既遠經史無聞焉推詳事迹漢時諸子道書之流有三十七家

大吉皆去健羨處冲虛而已無上天官符籙之事其黄帝四篇老子二篇最得深旨故言陶弘景者隱於句容好隂陽五行風角星算修辟穀導引之法受道經符籙武帝素與之遊及禪代之際弘景取圖讖之文合成景梁字以獻之由是恩遇甚厚又撰登真隱訣以證古有神仙之事又言神丹可成服之則能長生與天地永畢帝令弘景試合神丹竟不能就乃言中原隔絶藥物不精故也帝以為然敬之尤甚然武

帝弱年好事先受道法及即位猶自上章朝士受道者衆三吳及邊海之際信之踰甚陳武世居吳興故亦奉焉後魏之世嵩山道士寇謙之自云嘗遇眞人成公興後遇太上老君授謙之爲天師而又賜之雲中音誦科誡二十卷又使玉女授其服氣導引之法遂得辟穀氣盛體輕顏色鮮麗弟子二十餘人皆得其術其後又遇神人李譜云是老君玄孫授其圖籙眞經劾召百神六十餘卷及銷鍊金丹雲英八石玉

擬之法太武始光之初奉其書而獻之帝使謁者奉玉帛牲牢祀嵩嶽迎致其餘弟子於代都東南起壇宇給道士百二十人顯揚其法宣布天下太武親備法駕而受符籙焉自是道業大行每帝即位必受符籙以為故事刻天尊及諸仙之象而供養焉遷洛已後置道場於南郊之旁方二百步正月十月之十五日並有道士等人百六人拜而祠焉後齊武帝遷鄴遂罷之文襄之世更置館宇選其精志者使居焉後

周承魏崇奉道法每帝受籙如魏之舊尋與佛法俱滅開皇初又興高祖雅信佛法於道士蔑如也大業中道士以術進者甚衆其所講經由以老子為本次講莊子及靈寶昇元之屬其餘衆經或言傳之神人篇卷非一自云天尊姓樂名靜信例皆淺俗故世甚疑之其術業優者行諸符禁往往神驗而金丹玉液長生之事歷代糜費不可勝紀竟無效焉今考其經目之數附之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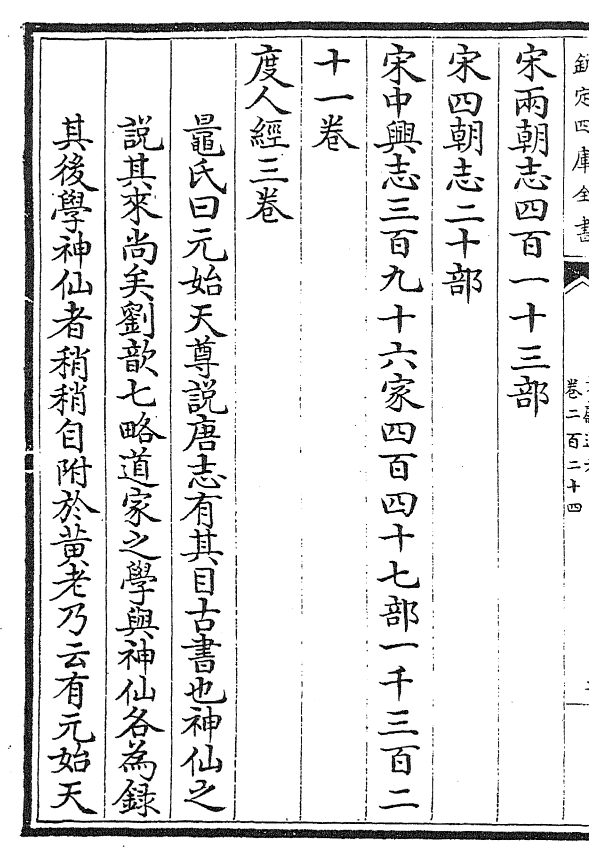
隋志三百七十七部一千二百一十六卷

唐志三十五家五十部三百四十一卷失姓名十三家自道藏音義以下不著録六十二家二百六十五卷

宋三朝國史志曰班志藝文道家之外復列神仙在方伎中東漢後道教始著而真仙經誥别出焉唐開元中列其書為藏目曰三洞瓊綱總三千七百四十四卷厥後亂離或至亡缺宋朝再遣官校定事具道釋志嘗求其書得七千餘卷命徐鉉等讎校去其重

複裁得三千七百三十七卷大中祥符中命王欽若等照舊目刋補凡四千三百五十九卷洞真部六百二十卷洞元部一千一十三卷洞神部一百七十二卷太真部一千四百七卷太平部一百九十二卷太清部五百七十六卷正一部三百七十卷合為新録凡四千三百五十九又撰篇目上獻賜名曰寶文統録隋志以道經目附四部之末唐毋煚録散在乙丙部中今取修鍊服餌步引黃治符籙章醮之說素藏館閣者悉録於此

宋三朝志九十七部六百二十五卷



宋兩朝志四百一十三部

宋四朝志二十部

宋中興志三百九十六家四百四十七部一千三百二十一卷

度人經三卷

鼂氏曰元始天尊說唐志有其目古書也神仙之說其來尚矣劉歆七略道家之學與神仙各為錄其後學神仙者稍稍自附於黃老乃云有元始天

尊者生於太元之先姓樂名静信常存不滅每天地開闢則以祕道授諸仙謂之開刼度人延康赤明龍漢開皇即其紀年也授其道者漸至長生或白日昇天其學有授籙之法名曰齋有拜章之儀名曰醮又有符祝以攝治鬼神服餌以蠲穢濁至於存想之方導引之訣烹鍊變化之術其類甚衆及葛洪寇謙陶弘景之徒相望而出其言益熾於世富貴者多惑焉然通人皆疑之宋朝修道藏共

六部三百一十一帙而神仙之學如上所陳者居多與道家絶不類今於其間取自昔書目所載者録之又釐而為二凡其説出於神仙者雖題曰老子黄帝亦皆附於此不以名亂實也若夫容成之術雖收於歆輩者以薦紳先生難言之特削去不録

大洞眞經一卷

鼂氏曰題云高上虛皇君等道書三十七章晉永

和中上清紫微元君降授於王夫人是上清高法道藏書六部一曰大洞眞部二曰靈寶洞元部三曰太上洞神部四曰太眞部五曰太清部六曰正一部李氏道書志四類一曰經誥類二曰傳錄類三曰丹藥類四曰符籙類皆以此書為之首然唐志不載故以次度人經云

黄庭内景經一卷

鼂氏曰題大帝内書藏賜谷陰三十六章皆七言

韻語梁丘子叙云扶桑大帝命暘谷神王傳魏夫人一名東華玉篇黄者中央之色庭者四方之中外指事即天人地内指事即肺心脾中故曰黄庭内景

中黄經二卷

鼂氏曰題九仙君撰中黄眞人注亦名胎臓論

黄庭外景經三卷

鼂氏曰叙謂老子所作與法帖所載晉王羲之所

書本正同而文句頗異其首有老子閒居作七言解說身形及諸神兩句其末有吾言畢矣而妄陳一句且改淵為泉改治為理凝唐人諱者附益之

崇文總目云記天皇氏至帝嚳受道得仙事此本則無之

陳氏曰黄庭外景經一卷務成子注是南岳魏夫人所受者魏舒之女也

無仙子刪正黄庭經

歐陽文忠公序之意必公所自為而隱其名耳其序曰無仙子不知為何人也無姓名無爵里世莫得而名之其自號為無仙子者以警世人之學仙者也其為言曰自古有道無仙而後世之人知有道而不得其道不知無仙而妄學一作求仙此我之所哀也道者自然之道也生而必死亦自然之理也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不自戕賊夭閼而盡其天年此自古聖智之所同也禹走天下乘四載

治百川可謂勞其形矣而壽百年顏子蕭然坐於陋巷簞食瓢飲外不誘於物内不動於心可謂至樂矣而年不及三十斯二人者皆古之仁人也勞其形者長年安其樂者短命蓋命有有一作之長短稟之於天非人力之所能為也惟不自戕賊而各盡其天年則二人所同也此所謂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後世貪生之徒為養生之術者無所不至至茹草木服金石吸日月之精光又有以謂此外物

不足恃而反求諸内者於是息慮絶欲鍊精氣勤吐納專於内守以養其神其術雖本於貪生及其至也尚或可全形而却疾猶愈於肆欲稱情以害其生者是謂養内之術故上智任之自然其次養内以却疾最下妄意以貪生世傳黄庭經者晋魏間道士養生之書也其説專於養内多奇怪故其傳之久則易爲訛舛今家家異本莫可考正無仙子既甚好古家多集録古書文字以爲翫好之娛

有黄庭石本者乃永和十三年晉人所書其文頗簡以較今世俗所傳者獨為有理於是喟然嘆曰吾欲曉世以無仙而止人之學者吾力顧未能也吾視世人執奇怪訛舛之書欲求生而反害其生者可不哀哉矧以我翫好之餘拯世人之謬惑何惜而不為故為刪正諸家之異一以永和石本為定其難曉之言略為注解庶幾不為訛謬之説惑世以害生是亦不為無益若大雅君子則豈取於

此

真誥十卷

鼂氏曰梁陶弘景撰皆真人口授之誥故以為名記許邁楊羲諸仙受授之説本七卷運題一象甄二命授三協昌期四稽神樞五握真輔六翼真檢七後人析第一第二第四各為上下

朱子語録曰道書中真誥末後有道授篇却是竊佛家四十二章經為之非特此也至如地獄託生

妄誕之説皆是竊他佛教中至鄙至陋者為之某

嘗謂其徒曰自家有箇寶珠被他竊去了却不照

管亦都不知却去他墻根壁角竊得箇破瓶破罐

用此甚好笑

周易參同契三卷

鼂氏曰漢魏伯陽撰按神仙傳伯陽會稽上虞人

通貫詩律文辭贍博修眞養志約周易作此書凡

九十篇徐氏箋注桓帝時以授同郡淳于叔通因

行於世彭曉為之解隋唐書皆不載按唐陸徳明解易字云虞翔注參同契言字從日下月今此書有日月為易之文其為古書明矣

參同契分章通真義三卷　明鏡圖訣一卷

陳氏曰真一子彭曉秀川撰蜀永康人也參同契因易以言養生後世言修鍊者祖之序稱曉丁未以參同契分十九章而為之注且為圖八環謂之明鏡圖曩在麻姑山傳録其本有秀川傳注綱會

稽所刻本其前題祠部員外郎彭曉蓋據祕閣本

云爾麻姑本附傳亦言仕蜀為此官

張隨注參同契三卷

鼂氏曰皇朝張隨皇祐中居青城山注魏伯陽之

書列十數圖於其後

參同契大易圖一卷

鼂氏曰不題撰人論水火候有太易太初太始太

素太極四象五行等二十四篇幷圖按崇文總目

云張處撰而李獻臣以為天老神君撰雲常子張處序亦名至藥丹訣未知孰是

參同契考異一卷

陳氏曰朱熹撰以其詞韻皆古奥雅難通讀者淺聞妄輒更改比他書尤多舛誤合諸本更相讐正其諸同異皆並存之

朱子語録曰參同契所言坎離水火龍虎鉛汞之屬只是互換其名其實只是精氣二者而已精水

也坎也龍也汞也氣火也離也虎也鉛也其法以
神運精氣結而為丹陽氣在下初成水以火鍊之
則凝神丹其說甚異內外異色如鴨子卵眞箇成
此物參同契文章極好蓋後漢之能文者為之讀
得亦不枉其用字皆根括古書非今人所能解以
故皆為人妄解世間本子極多其中有云千周粲
彬彬兮萬遍將可覩神明或告人兮魂靈忽自悟
言誦之久則文義要訣自見又曰二用無爻位周

流行六虚二用者用九用六九六亦坎離也六虚者即乾坤之初二三四五上六爻位也言二用雖無爻位而常周流乎乾坤六爻之間猶人之精氣上下周流乎一身而無定所也世有龍虎經云在參同契之先季通亦以為好及得觀之不然乃隱括參同契之語而為之也

又曰參同契為艱深之詞使人難曉其中有千周萬遍之説欲令熟讀以得之也大槩其説以為欲

明言之恐泄天機欲不説來却又可惜

金碧古文龍虎上經一卷

陳氏曰不著名氏麻姑所録本無金碧字

朱子語録曰曾景建謂參同契本是龍虎上經果否先生曰不然蓋是後人見魏伯陽有龍虎上經一句遂偽作此經大槩皆是體參同契而為故其間有説錯了處如參同契云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虚二用者即易中用九用六也乾坤六爻上下

皆是有位惟用九用六無位故周流行於六虛令
龍虎經却錯說作虛危去蓋討頭不見胡亂牽合
一字來說

參同契解一卷

陳氏曰題紫陽先生不知何人

西昇經四卷

鼂氏曰題曰太上眞人尹君記錄老子將遊西域
既為關令尹喜說五千言又留祕旨凡三十六章

喜述之為此經其首稱老君西昇聞道竺乾有古先生是以就有道說者以古先生佛也事見廣洪明集辯惑論

章注西昇經三卷

鼂氏曰梁道士章處元分上下經上經三七法天之陽數分二十一章下經四七法地之陰數總四十九章象大衍用數云唐志稱處元集解以聞道竺乾為經道竺乾以古先生為老子自謂

洞元注西昇經四卷

鼂氏曰唐洞元子注其姓名未詳唐志有戴詵注西昇經疑此或詵書也分三十六章謂竺乾古先生非釋迦之號云

徐注西昇經二卷

鼂氏曰徐道邈撰句曲人未詳何代其本以有古先生善入無為作善入泥丸古先生者吾之師也化乎竺乾作吾之身也化胡竺乾云

步虛經一卷

鼂氏曰太極真人傳左仙翁其章皆高仙上聖朝元都玉京飛巡虛空之所諷詠故曰步虛

定觀經一卷

鼂氏曰題云天尊授左元真人述定心恵觀等修故以為名云

內觀經一卷

鼂氏曰老子撰述人胞胚魂魄衆神之名當諦觀

身心俾不染濁穢乃可常存云凡二十二章

老子化胡經十卷

鼂氏曰魏明帝為之序經言老子歸崑崙化胡次授罽賓後及天竺按裴松之三國志注言世稱老子西入流沙化胡成佛其說蓋起於此議化胡經八狀附於後唐志云萬歲通天元年僧惠澄上言乞毀老子化胡經秋官侍郎劉如璿等議狀證其非偽此是也

太清經一卷

鼂氏曰太清護命靈文金闕上聖按傳修道之士可以除邪治病云

天蓬神呪一卷

鼂氏曰未詳撰人邯鄲書目載道書最多已上八種皆有之

混元内外鑒二卷　延壽經一卷附

鼂氏曰混元謂老子也亦導引之術内篇外篇二

太上說魂魄經二卷

鼂氏曰題曰老子撰載三魂七魄名字形狀好惡以呪術存制之

崇文題曰太上靈書李氏亦有其目

天眞皇人九仙經一卷

鼂氏曰天皇人爲黄帝說一行羅公遠葉法靜注論水火龍虎造金丹之術崇文書也按九仙經與廢記云此經黄帝留峩眉出石壁漢武帝時得之

大中嘗禁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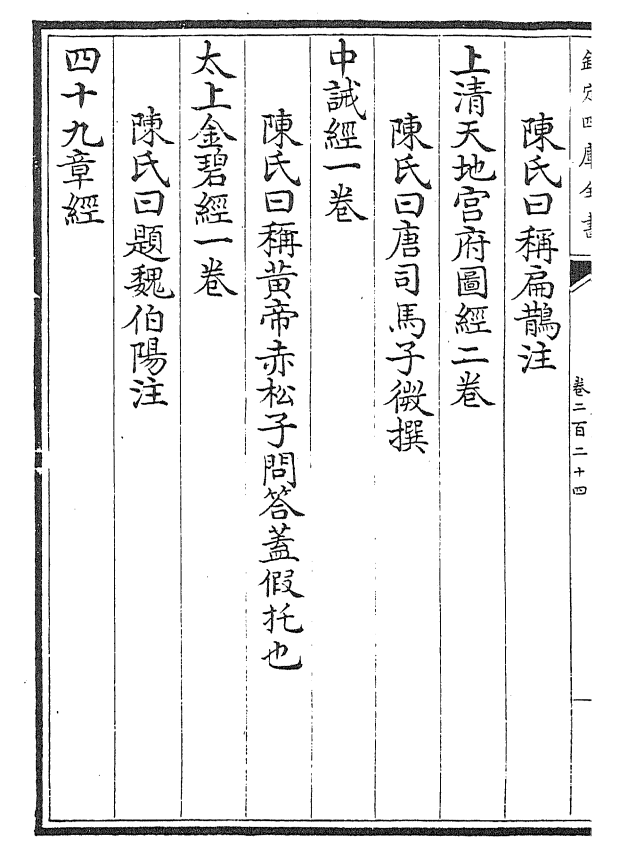
陰符内丹經一卷

鼂氏曰題曰老子説

紫陽金碧經二卷

鼂氏曰皇元眞人撰廣成子述河上公修爲六十四章上明和合習眞之法中有調神理氣之方下有還丹九鼎上昇之術崇文目有三卷今逸其一

靈樞金鏡神景内經十卷



陳氏曰稱扁鵲注

上清天地宫府圖經二卷

陳氏曰唐司馬子微撰

中誡經一卷

陳氏曰稱黄帝赤松子問答蓋假托也

太上金碧經一卷

陳氏曰題魏伯陽注

四十九章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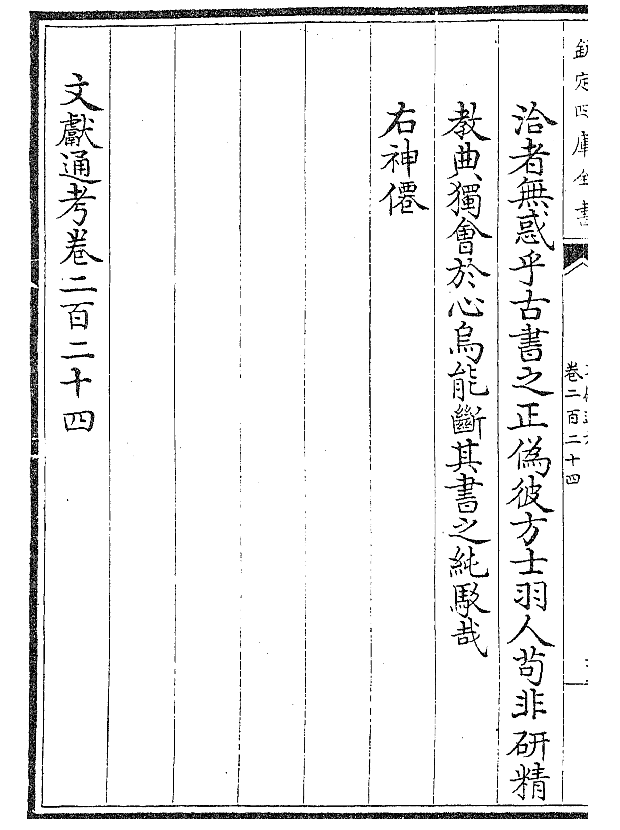
李壁季章序曰隱者劉漫翁博涉古今尤邃黄老一曰某言賈生惜誓賦之超絶如云黄鵠一舉兮知山川紆曲再舉兮覩天地圓方此言居身益高則所見益遠矣今人汨於情偽沉於利欲猶坎蛙壤蚓積處窪下欲幾高明得乎東坡稱博大古眞人老聃關尹喜獨立萬物表長生乃餘事惟其脩然玄覽郤立垢紛之外不爲物所梏則乘星載雲揮斥八極超無有而獨有又誰禦哉漫翁曰君言

善矣然茲理也不待賈生東坡而始著是在道經四十九章經已云學道甚苦如負重登山既登絕頂其苦自息俯視一世皆微眇也予始知有是經亟從羽流訪得讀之慨然曰至言妙道盡在是矣虛皇豈欺我哉大抵道家貴於眇萬物而不留離澳渫而化昭融物之旦夜交於前者皆不足以為吾病而去道邇矣然而為物而眇視之猶有物也若盡空諸有豁然四達無門無旁無聲無臭亶為

至極而聖人之教人未嘗舉空也老子言道雖窈冥恍惚而必有象有物焉此經所謂圓明具足者非邪或謂之誠或謂之元或謂之真或謂之覺或謂之實際以至為情為識為喜為怒為愛為惡為聖賢為仙靈為姦邪為盜賊大而天下之能化育微而蟣蠓之能飛鳴皆是物也故易著感寂之理而昇元清靜二經雖曰空而實非空使凡世之善惡皆可舉而空之則淫貪狠愚險忮讒媚所植罪

本亦可空矣則將何所不至乎味經之三十三章
蓋與老易及清靜昇元合雖稱種種因緣均為幻
假當滅除之而他章顧謂觸情縱欲是造諸苦吾
道苦而後樂衆生樂而後苦又云財者罪之根聚
財為聚孽又云危人還自危枉彼還自枉觀此則
凡姦邪小人聚財以規利枉彼以陷人雖快一時
終必自禍猶影響也槩謂之空可乎嘗怪道家言
三洞三太皆藏玉京上眞猶不得見而近世張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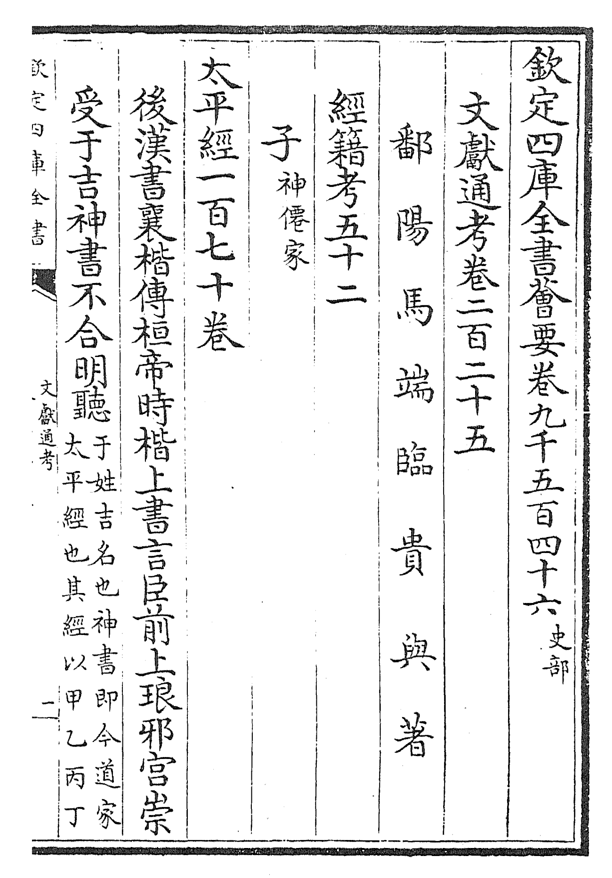
房所集道書凡四千五百六十五卷崇觀間增至
五千三百八十七卷抑何多邪黄老宗旨虛無至
太洞諸經眆言諸天輿密神仙隱祕事自晉始傳
人間由隋歷唐方伎符籙其說益以誕漫去本滋
遠以是知道家之書眞者絶少而俗師附益假托
者多如世所傳斗經乃以北辰爲北斗豈有天人
至尊不辨星文誤引論語者乎若此經之玄妙精
微明白切至其爲先聖至人所說無疑惟卓識殫



洽者無惑乎古書之正偽彼方士羽人苟非研精教典獨會於心烏能斷其書之純駁哉

右神僊

文獻通考卷二百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五百四十六　史部

文獻通考卷二百二十五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五十二

子　神僊家

太平經一百七十卷

後漢書襄楷傳桓帝時楷上書言臣前上琅邪宮崇受于吉神書不合明聽　于姓吉名也神書即今道家太平經也其經以甲乙丙丁

戊己庚辛壬癸為部每部一十七卷又言前者宮崇所獻神書專以奉天地順五行為本亦有興國廣嗣之術其文易曉參同經典而順帝不行故國胤不興云云初順帝時琅邪宮崇詣闕上其師于吉於曲陽泉水上所得神書百七十卷皆縹白素朱介青首朱目號太平清令書其言陰陽五行為家而多巫覡雜語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經乃收藏之後張角頗有其書焉及靈帝即位以楷書為然

按道家之說皆昉於後漢桓帝之時今世所傳經典符籙以為張道陵天師永壽年間受於老君者是也而太平經正出於此時范史所書甚明然隋以來藝文志道書中並不收入至宋中興史志方有之然以為襄楷撰則非也今此經世所不見獨章懷太子所注漢書畧及其一二如楷疏中所謂奉天地順五行者經中所言亦淺易無甚高論至所謂興國廣嗣之術則不過房中鄙褻之談耳楷

好學博古於君昏政亂之時能詣闕上書明成瑨李雲之寃指常侍黄門之過不可謂非高明傑特之士而疏中獨再三尊信此書遂以來違背經誼假托神靈之劾幾不免獄死惜哉然此經流傳最古卷帙最多故附見於此于吉者後為孫策所殺按順帝至孫策據江東之時垂七十年而吉於順帝時已為宫崇之師則必非稚齒度其死時當過百歲必有長生久視之術然亦不能晦跡山林以

全其天年而乃招集徒衆制作符水襲黄巾米賊之為以取誅戮則亦不足稱也

登眞隱訣二十五卷

鼂氏曰梁陶弘景撰景以學其訣者當由階而登眞文多隱非訣莫登故以名書凡七篇十七條隋志云

抱朴子内篇二十卷

鼂氏曰晉葛洪撰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元帝時

累召不起止羅浮山錬丹著書推明飛昇之道導養之理黄白之事三十卷二十卷名曰内篇十卷名曰外篇自號抱朴子因以命書

陳氏曰洪所著書内篇言神仙黄白變化之事外篇駁難通釋此二十卷者内篇也館閣書目有外篇五十卷未見

玉皇聖胎神用訣一卷

鼂氏曰玉皇訣云野人郎肇注

無上祕要九十五卷

鼂氏曰題曰元始天尊說藝文志止七十二卷不知何時析出二十三通也

葛仙翁胎息術一卷

鼂氏曰仙翁葛洪也

太清服氣口訣一卷　太起經一卷　開氣法一卷

太上指南歌一卷

鼂氏曰四書皆題曰老子撰服氣訣也

導引養生圖一卷

鼂氏曰梁陶弘景撰分三十六勢如鴻鶴徘徊鴛鴦戢羽之類各繪像於其上田偉家本少八勢

大還丹契祕圖一卷

鼂氏曰草衣洞眞子元撰凡三十章大還丹者乃日月精氣所致也論火候則以朔望為據記藥物則以鉛汞為名云

太上墨子枕中記一卷

中興藝文志不知作者書載匿形幻化之術殆依託墨子云

金碧潛通一卷

鼂氏曰題長白山人元陽子解未詳何代人不著撰人名氏按邯鄲書目云羊參微集其序言本得之石函皆科斗文字世有三十六字訣七曜五行八卦九宮論還丹之事其辭多隱人莫測劉眞人演仰觀上象以定節度今之所作多不成者蓋不

得口訣故也吾恐墜啚聖文故著上經託號金碧潛通金者剛柔得位火不能灼服之仙遊碧落雲云疑即參徵所撰也道藏止收一卷

還丹歌一卷

鼂氏曰元陽子撰次序雜亂非完書也大旨解參同契李氏書目云海客李元光遇元壽先生於中岳授此未詳元光何代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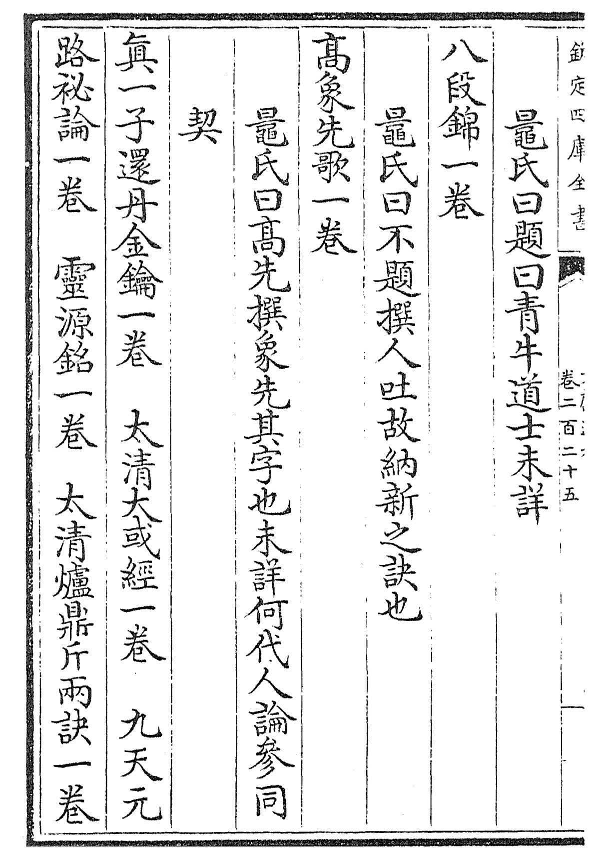
龍虎通元要訣一卷

鼂氏曰蘇元朗撰以古訣龍虎經參同契祕金碧潛通訣其文繁而隱故纂其要爲是書李邯鄲家本題云青霞子隋開皇時人不出名氏豈元朗之號邪

易成子大丹訣一卷

鼂氏曰彭仲堪撰不著何代人字舜元天台遇一異僧授此術論火候

青牛道士歌一卷



鼂氏曰題曰青牛道士未詳

八段錦一卷

鼂氏曰不題撰人吐故納新之訣也

高象先歌一卷

鼂氏曰高先撰象先其字也未詳何代人論參同
契

眞一子還丹金鑰一卷　太清大或經一卷　九天元
路祕論一卷　靈源銘一卷　太清爐鼎斤兩訣一卷

鼂氏曰五書不著撰人論龍虎鉛汞火候之術

神仙可學論一篇

鼂氏曰唐吳筠撰稽康謂神仙不可以學致筠意不以為然故演修習之方以勉學仙之士云

坐忘論一卷

鼂氏曰唐司馬承禎子微撰凡七篇其後有文元公跋謂子微之所謂坐忘即釋氏之言宴坐也

陳氏曰言坐忘安心之法凡七條并樞翼一卷以

為修道階次其論與釋氏相出入

天隱子一卷

鼂氏曰唐司馬子微為之序天隱子不知何許人著書八篇修鍊形氣養和心靈歸根契於陰陽遺照齊乎莊叟殆非人間所能力學者也王古以天隱子即子微也一本有三宫法附於後

陳氏曰司馬子微序言長生久視無出此書今觀其言殆與坐忘論相表裏豈天隱云者託之别號

歟

幽傳福善論一卷

陳氏曰唐孫思邈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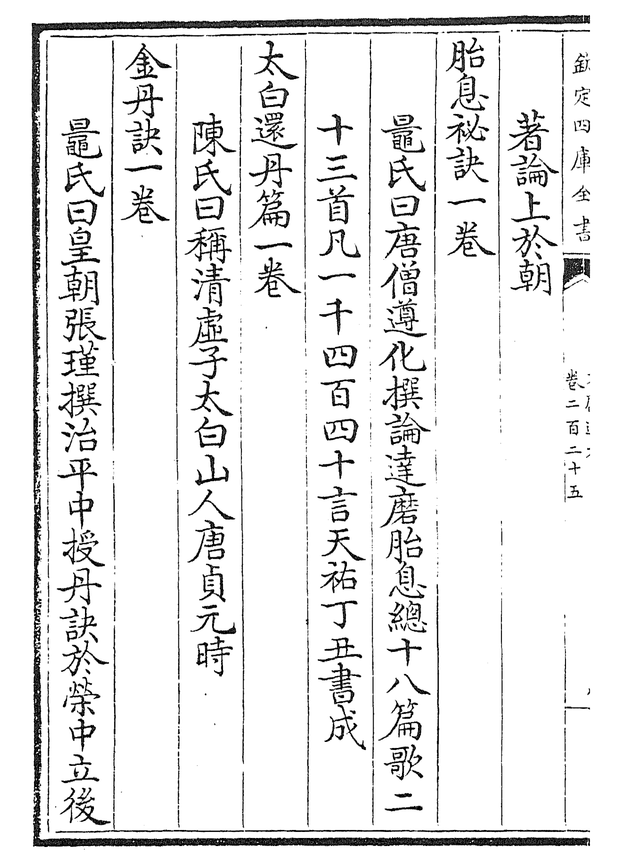
元綱論一卷

陳氏曰唐中岳道士吴筠撰

日月元樞論一卷

鼂氏曰唐劉知古撰明皇朝為綿州昌明令時詔

求通丹藥之士知古謂神仙大藥無出參同契因



著論上於朝

胎息祕訣一卷

鼂氏曰唐僧遵化撰論達磨胎息總十八篇歌二十三首凡一千四百四十言天祐丁丑書成

太白還丹篇一卷

陳氏曰稱清虛子太白山人唐貞元時

金丹訣一卷

鼂氏曰皇朝張瑾撰治平中授丹訣於榮中立後

因叙其事以教後學

玉芝書三卷

鼂氏曰皇朝陳舉撰舉字子堙蘇州人

養生眞訣一卷

陳氏曰虞部員外郎耿肱撰大中祥符時人

授道志一卷

鼂氏曰皇朝楊谷眞宗朝嘗遇神仙成都藥市因授其道本李氏書目亦載云谷自號純粹子

通元祕要悟真篇一卷

鼂氏曰皇朝張用成撰用成字平叔天台人熙寧中隨陸師閔入蜀授道於隱者因成律詩八十一首

陳氏曰天台張伯端平叔撰一名用成熙寧遇異人於成都所著五七言詩及西江月百篇末卷為禪宗歌頌以謂學道之人不通性理獨修金丹則性命之道未全有葉士表袁公輔者各為注凡五

卷

養生丹訣一卷

鼂氏曰皇朝皇甫士安撰士安岷山道士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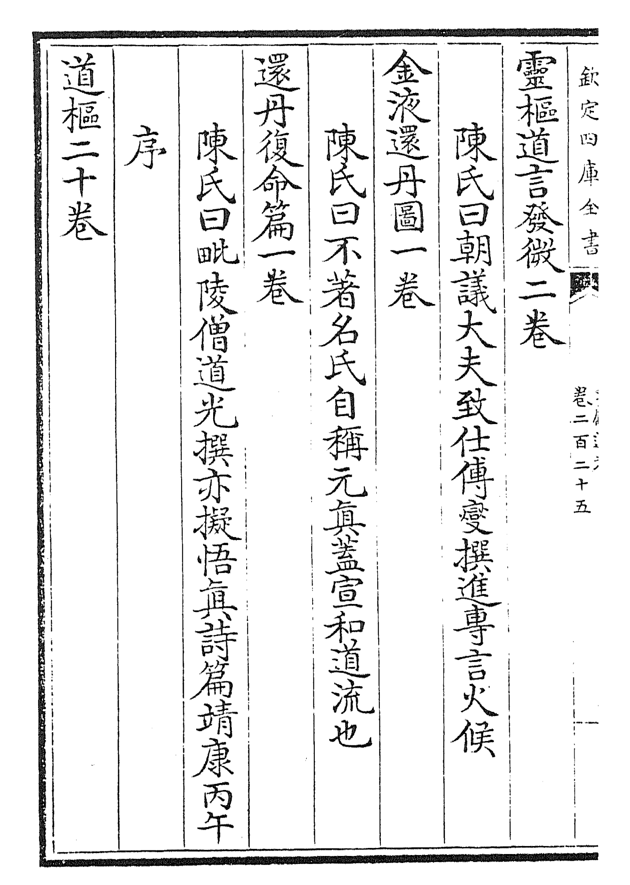
歸正議九卷

鼂氏曰皇朝林靈素撰佛書中非道家者

太一眞君固命歌一卷

中興藝文志題眞人勒於羅浮山朱明洞陰谷壁古

篆文字東晉葛洪譯鮑靚行於世言房中術



靈樞道言發微二卷

陳氏曰朝議大夫致仕傅燮撰進專言火候

金液還丹圖一卷

陳氏曰不著名氏自稱元真蓋宣和道流也

還丹復命篇一卷

陳氏曰毗陵僧道光撰亦擬悟真詩篇靖康丙午序

道樞二十卷

陳氏曰曾慥端伯撰慥自號至游子采諸家金丹大藥修鍊般運之術爲百二十二篇初無所發明獨黜採御之法以爲殘生害道云

肘後三成篇一卷

陳氏曰稱純陽子謂呂洞賓也其言小成七中成六大成五皆導引吐納修煉之事又有金丹訣一卷即此書而微不同

太清養生上下篇二卷

陳氏曰稱赤松子甯先生

上清金碧篇一卷

陳氏曰稱煙蘿子

金虎鉛汞篇一卷

陳氏曰稱元君

鉛汞五行篇一卷

陳氏曰稱採元子

華陽眞人祕訣一卷　呂眞人血脉論一卷

陳氏曰前書稱施肩吾後書稱傅婁景先生

老子四象論一卷　道士柳冲用巨勝歌一卷　百章集一卷

陳氏曰百章集稱魏伯陽

逍遙子通元書三卷　許先生十二時歌一卷　金鏡九眞玉書一卷

陳氏曰並不知姓名

黃帝丹訣玉函祕文一卷

　陳氏曰文林郎蒲庚進

呂公窯頭坯歌一卷

　陳氏曰以陶器為喻也

龍虎金液還丹通元論一卷

　陳氏曰稱羅浮山蘇真人撰

金碧上經古文龍虎傳

　陳氏曰長白山人元陽子注皆莫知何人已上十

八種共為一集其中有龍牙頌及天隱子各見釋

氏道家類

羣仙珠玉集一卷

陳氏曰其序曰西華眞人以金丹刀圭之訣傳張平叔作悟眞篇以傳石得之薛道光陳泥丸至白玉蟾玉蟾者葛其姓福之閩清人嘗得罪亡命蓋姦妄流也余宰南城有寓公稱其人云近嘗過此識之否余言不識也此輩何可使及吾門李士寧張懷素之徒皆殷監也是以君子惡異端

列仙傳二卷

陳氏曰漢劉向撰凡七十二人每傳有贊似非向撰西漢人文章不爾也館閣書目三卷六十二人崇文總目作二卷七十二人與此合

神仙傳十卷

鼂氏曰晉葛洪弟子滕升嘗問洪曰古人之仙者豈有其人乎洪答以秦阮倉所記有數百人劉向所纂又七十二人今後録集古之仙者以傳眞識

之士云

續仙傳三卷

陳氏曰唐溧水令沈汾撰或作玢

仙苑編珠二卷

鼂氏曰唐王松年撰取阮倉劉向葛洪所傳神仙又取經記中梁以後神仙百二十八人比事屬辭効蒙求體為是書

道教靈驗記二十卷

陳氏曰蜀道士杜光庭撰

王氏神仙傳四卷

鼂氏曰蜀杜光庭纂光庭集王氏男眞女仙五十五人以謟王建又有王虛中續纂三十人附其後

陳氏曰當王氏有國時為此書以媚之謂光庭有道吾不信也

西山羣仙會眞記五卷

陳氏曰九江施肩吾希聖撰唐有施肩吾能詩元

和中進士也而曾慥集仙傳稱呂巖之後有施肩吾撰會眞記蓋别是一人也

鼂氏曰言煉養形氣補𦙶精神成内丹之法凡三十五篇

鍾呂傳道記三卷

陳氏曰施肩吾撰叙鍾離權雲房呂巖洞賓傳授論議

降聖記五十卷

鼂氏曰皇朝丁謂撰大中祥符五年十月十七日

聖祖降七年謂請編次事跡詔李維宋綬晏殊同

編天禧元年上之

先天記三十六卷

鼂氏曰皇朝王欽若集聖祖趙諱即軒轅黄帝也

故欽若奉詔編次傳記黄帝事迹上之賜名先天

記御製序冠其首

集仙傳十二卷

陳氏曰曾慥撰自岑道願而下一百六十二人

雲笈七籤一百二十卷

鼂氏曰皇朝張君房等纂君房祥符中謫官寧海時聖祖降朝廷盡以祕閣道書付杭州俾戚綸陳堯臣校正綸等同王欽若薦君房專其事君房銓次得四千五百六十五卷於是掇其蘊奥總萬餘條成是書仁宗時上之

陳氏曰凡經法符籙修養服食以及傳記無不畢

録頃於莆中傳録纔二冊蓋節本也後於平江天
慶觀道藏得其全録之

道藏書目一卷

晁氏曰皇朝鄧自和撰大洞眞部八十一秩靈寳
洞元部九十秩太上洞部三十秩太眞部九十六
秩太平部一十六秩正一部三十九秩凡六部三
百一十一秩

晁氏曰序九流者以謂皆出於先王之官咸有所

長及失其傳故各有弊非道本然特學者之過也是以録之又有醫卜技藝亦先王之所不廢故附於九流之末夫儒墨名法先王之教醫卜技藝先王之政其相附近也固宜昔劉歆既録神仙之書而王儉又録釋氏今亦共循之者何哉自漢以後九流寖微隋唐之間又尚辭章不復問義理之實雖以儒自名者亦不知何等為儒術矣況其次者哉百家壅底正塗之弊雖息而神仙服食之説盛

釋氏因果之教與雜然與儒者抗衡而意常先之君子雖有取焉而學之者不為其所誤者鮮矣則為患又甚於漢葢彼八家皆有補於時而此二教皆無意於世也八家本出於聖人有補於時特學者失之而莊老猶足以亡晉申商猶足以滅秦况二教無意於世不自附於聖人若學而又失之則其禍將如何故存之以為世戒云

東坡蘇氏上清儲祥宫碑曰臣謹按道家者流本

出於黃帝老子其道以清靜無爲爲宗以虛無應物爲用以慈儉不爭爲行合於周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如是而已自秦漢以來始用方士言乃有飛昇變化之術黃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眞木公金母之號延康赤明龍漢開皇之紀天皇太一紫微北極之祀下至於丹藥奇技符籙小數皆歸於道家學者不能必其有無然臣竊論之黃帝老子道之本也方士之言末也

后山陳氏曰白鶴觀記曰漢兩劉校中書為七畧其敘方技則有神仙諸子則有道家而老莊並焉天地神祇三靈百神又皆出於禮官而今之為道者合而有之益以符咒法籙捕使鬼物皆老氏所不道也

致堂胡氏曰三教之名自其徒失本眞而云然其繆悠之甚者道家是也儒以名學仁義道德之人自周有之然非一定之美稱也故孔子曰女為君

子儒無為小人儒學仁義道德不失其正君子儒也其極則莊周所謂魯國一人者也學仁義道德而失其正小人儒也其極則莊周所謂詩禮發冢者也佛者浮屠所謂覺也為其道而覺號之曰佛則瞿曇之徒是也若夫道則以天下共由而得名猶道路然何適而非道哉得道而盡惟堯舜文王孔子而已黄帝之言無傳矣老聃八十一篇槩之孔業固難以大成歸之自其所見而立言不可與

天下共由也獨善其身不可與天下共由而名之曰道此漢以來淺儒之論以啓後人枝流分裂之弊豈可用也至其後不復宗八十一篇之旨而從方士言乃有飛仙變化之術丹藥符籙之技禱祈醮祭之法沉淪鬼獄之論雜然並興皆歸於道家者流世人從事於此者皆曰奉道奉道意以道為混淪元妙有主有知能與人興禍作福之一物也豈不遠哉佛氏固邪說然所論虛實並行若其三

身雖曰寓意而實有是三人焉道家惟老聃者周柱下史也其元始太上則無是人也無是人則何所象類無乃邪誕之甚歟至其經論科儀等事又依倣佛氏而不及者自杜光庭為之黄冠師資豢養口體逃避稅役士大夫習而不察和其所倡不亦惑哉故因武宗道門先生之命而遂言之彼趙歸眞者寧有他長必以殘生左道熒惑人主故敬武皆餌丹躁渴以殞天年如太宗之婆娑寐憲宗

之柳泌盡此類也茍以吹噓呼吸已疾引年則司馬承禎軒轅集之徒安肯舍萬乘所問而去之哉武宗曰宫中無事與之談道滌煩此以清虚之趣蓋其非僻之為也人主惟寡欲則邪説無自而入矣

按道家之術雜而多端先儒之論備矣蓋清淨一説也煉養一説也服食又一説也符籙又一説也經典科教又一説也黄帝老子列禦寇莊周之書

所言者清淨無為而已而畧及煉養之事服食以下所不道也至赤松子魏伯陽之徒則言煉養而不言清靜盧生李少君欒大之徒則言服食而不言煉養張道陵寇謙之之徒則言符籙而俱不言煉養服食至杜光庭而下以及近世黄冠師之徒則専言經典科教所謂符籙者特其教中一事於是不惟清淨無為之説畧不能知其旨趣雖所謂煉養服食之書亦未嘗過而問焉矣然俱欲呂以

老氏為之宗主而行其教蓋嘗即是數說者而詳其是非如清淨無為之言曹相國李文靖師其意而不擾則足以致治何晏王衍樂其誕而自肆則足以致亂蓋得失相半者也煉養之說歐陽文忠公嘗删正黄庭朱文公嘗稱參同契二公大儒攘斥異端不遺餘力獨不以其說為非山林獨善之士以此養生全年固未嘗得罪於名教也至於經典科教之說盡鄙淺之言庸黄冠以此逐食常欲

與釋子抗衡而其説較釋氏不能三之一為世患蠹未為甚鉅也獨服食符籙二家其説本邪僻謬悠而惑之者罹禍不淺欒大李少君于吉張津之徒以此殺其身柳泌趙歸真之徒以此禍人而卒自嬰其戮張角孫恩呂用之之徒遂以此敗人天下國家然則柱史五千言曷嘗有是乎蓋愈遠而愈失其眞矣

朱文公嘗言佛家偷得老子好處後來道家只偷

得佛家不好處譬如道家有箇寶藏被佛家偷去後來道家却只取得佛道玩磔殊可笑愚嘗因是說而推究之仁義禮法者聖賢之說也老氏以為不足為而主於清靜清靜無為者老氏之說也佛氏以為不足為而主於寂滅葢清靜者求以超出乎仁義禮法而寂滅者又求以超出乎清靜無為者也然曰寂滅而已則不足以埀世立教於是緣業之說因果之說六根六塵四大十二緣生之說

層見疊出宏遠微妙然推其所自實本老子高虛
元妙之旨增而高之鑿而深之遂自成一家之言
而後來之道經反從而依倣之然較其詞采則鄙
劣彌甚者蓋瞿曇設教最久囑付其徒亦甚至又
能鼓舞天下之文人才士以羽翼之推原其旨意
之所從來而潤色其辭語之所未備故其為書博
大奇偉不可以淺窺若老子則其初固未嘗欲以
道德五千言設教也羽人方士借其名以自重而

實不能知其說於是就佛經脚跟下竊其緒餘作諸經懺而復無羽翼潤色之者故無足觀蓋佛襲老之精微泝而上之其說愈精微道襲佛之粗淺沿而下之其說愈粗淺矣然此論其緼奧也令之黄冠釋子俱未嘗究竟至此而特以其科敎之所謂濟生度死希求福利者行於世而舉世宗之莫敢有異說愚嘗論之二敎所謂濟拔幽途者俱妄也不足復議至於祈求以希福之說雖達生知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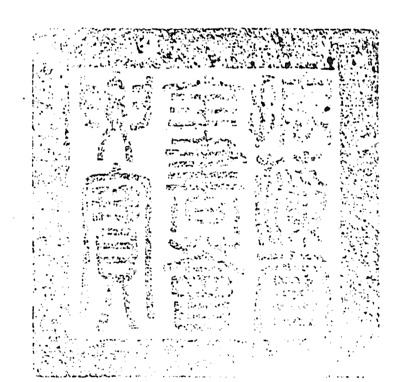
者所不為然以理觀之則道教為優何也葢人受生於天地禀氣於陰陽五行日月星辰實照臨之山川神祇實擁護之則夫疾痛而呼籲厄難而叩祈首過雪愆祈恩請福而天地明神鑒其懇誠為之悔禍降祥則亦理之所有雖曰道經中所謂天神地祇皆領之國家之祠官為臣庶者不當僭有所祈然子路曰禱爾於上下神祇孟子曰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事上帝則亦為臣庶而言且古

今異宜禮亦因時而以義起古者士惟一廟今士庶莫不祀其高曾古者支子不祭今無有不祀其先者古者有喪不祭今亦不然先儒講論及此固未嘗病其僭瀆而必欲復古之禮制也則夫臣庶士民之家茍有災厄而為之祈籲天地醮祭星辰黄冠師者齋明盛服露香叩首達其誠悃乃古者祝史巫覡薦信鬼神之遺意蓋理之所有而亦人情之所不能免也至以三清為三烝五方為五烝

九天為九炁雖不能必其有無然其說亦通特不當指太清為老子葢務尊其師而反流於僭妄耳釋流見道家科敎之有是說也乃從而効之以其所謂諸佛菩薩者美其名曰無量壽曰消災熾盛曰救苦救難而以為所求必得所禱必應且佛氏所謂悲閔衆生而為之導師者不過欲其脫離三業而躋之十地除去無明而納之眞如懺悔於既往覺悟於方來以共成佛道耳禍福之司非其任

也彼方以空寂為賢則豈復預災祥吉凶之事以
色相為妄則豈復歆供養香乳之奉乃盛作莊嚴
僕僕亟拜以希福利不亦踈乎然則二氏固互相
倣傚者也理致之見於經典者釋氏為優道家强
欲效之則祗見其皷淺無味祈禱之具於科教者
道家為優釋氏强欲效之則祗見其荒誕不切矣

文獻通考卷二百二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朱懷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文獻通考卷二百二十六
七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文獻通考卷二百二十六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五十三

子 釋氏

隋經籍志曰佛經者天竺之迦維衛國淨飯王太子釋迦牟尼所説釋迦當周莊王之九年四月八日自母右脅而生資貌奇異有三十二相八十二好捨太

子位出家學道勤行精進覺悟一切種智而謂之佛亦曰佛陀亦曰浮屠皆胡言也華言譯之為淨覺其所説云人身雖有生死之異至於精神則常不滅此身之前則經無量身矣積而修習則成佛道天地之外四維上下更有天地亦無終極然皆有成有敗一成一敗謂之一刧自此天地已前則有無量刧矣每刧必有諸佛得道出世教化其數不同今此刧中當有千佛自初至於釋迦已七佛矣其次當有彌勒出

世必經三會演說法藏開度衆生由是道者有四等之果一曰須陁洹二曰斯陁含三曰阿那含四曰阿羅漢至羅漢者則出入生死去來隱顯而不為累阿羅漢已上至菩薩者深見佛性以至成道每佛滅度遺法相傳有正象末三等醇醨之異年歲遠近亦各不同末法已後衆生愚鈍無復佛教而業行轉惡年壽漸短經數百千載間乃至朝生夕死然後有大火大水大風之災一切除去之而更立生人又歸淳朴

謂之小刼每一小刼則一佛出世初天竺中多諸外道並事水火毒龍而善諸變幻釋迦之苦行也是諸邪道並來嬲惱以亂其心而不能得及佛道成盡皆摧伏並為弟子弟子男曰桑門譯言息心而總曰僧譯言行乞女曰比丘尼皆剃落鬚髮釋累辭家相與和居治心修淨行乞以自資而防心攝行僧至二百五十戒尼五百戒俗人信憑佛法者男曰優婆塞女曰優婆夷皆去殺盜淫妄言飲酒是為五戒釋迦在

世教化四十九年乃至天龍人鬼並來聽法弟子得
道以百千萬億數然後於拘尸那城娑羅雙樹間以
二月十五日入般涅槃涅槃亦曰泥洹譯言滅度亦
言常樂我淨初釋迦說法以人之性識根業各差故
有大乘小乘之說至是謝世弟子大迦葉與阿難等
五百人追共撰述綴以文字集載為十二部後數百
年有羅漢菩薩相繼著論贊明其義然佛所說我滅
度後正法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三千年其義如

此推尋典籍自漢已上中國未傳或云久已流布遭秦之世所以堙滅其後張騫使西域蓋聞有浮屠之教哀帝時博士弟子秦景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中土聞之未之信也後漢明帝夜夢金神飛行殿庭以問於朝而傅毅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及秦景使天竺求之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并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愔之來也以白馬負經因立白馬寺於洛城雍門西以處之其經緘於蘭臺石室而又畫

像於清源臺及顯節陵上章帝時楚王英以崇敬佛法聞西域沙門齎佛經而至者甚衆永平中法蘭又譯十住經其餘傳譯多未能通至桓帝時有安息國沙門安靜齎經至洛翻譯最為通解靈帝時有月支沙門支讖天竺沙門竺佛朔等並翻佛經而支讖所譯泥洹經二卷學者以為大得本旨漢太守竺融亦崇佛法三國時有西域沙門康僧會齎佛經至吳譯之吳主孫權甚大敬信魏黃初中國人始依佛戒剃

髪為僧先是西域沙門來此譯小品經首尾乖舛未
能通解甘露中有朱仕行者往西域至于闐國得經
九十章晉元康中至鄴譯之題曰放光般若經太始
中有月支沙門竺法護西遊諸國大得佛經至洛翻
譯部數甚多佛教東流自此而盛石勒時常山沙門
衛道安性聰敏誦經日至萬餘言以胡僧所譯維摩
法華未盡深旨精思十年心了神悟乃正其乖舛宣
揚解釋時中國紛擾四方隔絶道安乃率門徒南遊

新野欲令玄宗所在流布分遣弟子各趣諸方法往
詣揚州法和入蜀道安與惠遠之襄陽後至長安苻
堅甚敬之道安素聞天竺沙門鳩摩羅什思通法門
勸堅致之什亦聞安令問遙拜致敬姚萇弘始二年
羅什至長安時道安卒後已二十載矣什深慨恨什
之來也大譯經論道安所正與什所譯辭義如一初
無乖舛初晉元熙中新豐沙門智猛策杖西行到華
氏城得泥洹經及僧祇律東至高昌譯泥洹為二十

卷後有天竺沙門曇摩羅讖復齎胡本來至河西沮渠蒙遜遣使至高昌取猛本欲相參驗未還而蒙遜破滅姚萇弘始十年猛本始至長安譯為三十卷曇摩羅讖又譯金光明等經時胡僧至長安者數十輩惟鳩摩羅什才德最優其所譯則維摩法華成實論等諸經及曇無懺所譯金光明曇摩懺所譯泥洹等經並為大乘之學而什又譯十誦律天竺沙門佛陁耶舍譯長阿含經及四分律兜法勒沙門曇摩難提

譯增一阿含經曇摩耶舍譯阿毗曇論並為小乘之學其餘經論不可勝紀自是佛法流通極於四海矣東晉隆安中又有罽賓沙門僧伽提婆譯增一阿含經及中阿含經義熙中沙門支法領從于闐國得華嚴經三萬六千偈至金陵宣譯又有沙門法顯自長安遊天竺經三十餘國隨有經律之處學其書語譯而寫之還至金陵與天竺禪師跋羅參共辯定謂僧祇律學者傳之齊梁及陳並有外國沙門然所宣譯

無大名部可謂法門者梁武帝大崇佛法於華林園中總集釋氏經典凡五千四百卷沙門寶唱撰經目録又後魏時太武帝西征長安以沙門多違法律羣聚穢亂乃詔有司盡坑殺之焚破佛像長安僧徒一時殲滅自餘征鎮預聞詔書亡匿得免者十一二文成之世又更修復熙平中遣沙門慧生使西域采諸經律得一百七十部永平中又有天竺沙門菩提留支大譯佛經與羅什相埒其地持十地論並爲大乘

學者所重後齊遷鄴佛法不改至周武帝時蜀郡沙門衛元嵩上書稱僧徒猥濫武帝出詔一切廢毀開皇元年高祖普詔天下任聽出家仍令計口出錢營造金像而京師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諸大都邑之處並官寫一切經置於寺内又別寫藏於秘閣天下之人從風而靡競相景慕民間佛經多於六經十百倍大業時又令沙門智果於東都内道場撰諸經目分別條貫以佛所説經為三部一曰大乘二曰小乘三

曰雜經其餘自後人假托為之者别為一部謂之疑經又有菩薩及諸深解奥義賛明佛理者名之為論及戒律並有大小及中三部之别又所學者録其當時行事名之為記凡十一種今舉其大數列於此篇

隋志一千九百五十部六千一百九十八卷

唐志二十五家四十部三百九十五卷失姓名一家玄琬以下不著録七十四家九百四十一卷

宋三朝藝文志曰唐開元釋藏目凡五千四十八卷

正元藏目又二百七十五卷而禪觀之書不預焉迄於皇朝復興翻譯太平興國後至道二年二百三十九卷又至大中祥符四年成一百七十五卷潤文官趙安仁等編纂新目為大中祥符法寶咸平初雲勝奉詔編藏經隨函索隱六百六十卷入令詔訪唐正元以後未附藏諸經並令摹刻劉安仁又分太宗妙覺祕詮為名真宗法音集論頌贊詩為三卷以法音旨要為名摹印頒行訖於天禧末又譯成七十

卷凡大乘經三百三十四卷大乘律一卷大乘論二十九卷小乘經八十一卷小乘律五卷西方聖賢集二十九卷今取傳記禪律纂之書參儒典者具之

宋三朝志五十八部六百一十六卷

宋兩朝志一百一十三部

宋四朝志十部

宋中興志一百家一十部七百七十五卷

四十二章經一卷

鼂氏曰天竺釋迦牟尼佛所説也釋迦者華言能

仁以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四月八日生十九學道三十學成處世演道者四十九年而終蓋年七十九也没後弟子大迦葉與阿難纂掇其平生之言成書自漢以上中國未傳或云雖傳而泯絶於秦火張騫使西域已聞有浮屠之教及明帝感傅毅之對遣蔡愔秦景使天竺求之得此經以歸中國之有佛書自此始故其文不類他經云佛書自愔景以來至梁武帝華林之集入中國者五千四

百卷曰經曰論曰律謂之三藏傳於世盛矣其徒
又或摘出別行為之註釋疏抄至不可選紀而通
謂之律學厥後達磨西來以三藏皆筌蹄不得佛
意故直指人心俾之見性衆尊之為祖學之者布
於天下雖曰不假文字而弟子録其善言往往成
書由是禪學興焉觀今世佛書三藏之外凡講説
之類律學也凡問答之類禪學也藏經猥衆且所
至有之不録今取其餘者列於篇此經雖在藏中

然其見於經籍志故特取焉

陳氏曰後漢竺法蘭譯佛書到中國此書首也所謂經來白馬寺者其後千經萬論一大藏教乘要不出於此

水心葉氏曰按四十二章經質略淺俗是時天竺未測漢事採摘大意頗用華言以復命非浮屠氏本書也夫西戎僻阻無有禮義忠信之教彼浮屠者直以人身喜怒哀樂之間披折解剝別其眞妄

究其終始為聖狂賢不肖之分蓋世外奇偉廣博之論也與中國之學皎然殊異豈可同哉世之儒者不知其淺深猥欲強為攘斥然反以中國之學佐佑異端而曰吾能自信不惑者其於道鮮矣

朱子語錄曰釋氏書其初只有四十二章經所言甚鄙俚後來日添月益皆是中華文士相助撰集如晉宋間自立講師孰為釋迦孰為阿難孰為迦葉各自問難筆之於書轉相欺誑大抵皆是剽竊

老列意思變換以文其說四十二章經之說却自

平實如言彈琴弦急則絶慢則不響不急不慢乃

是大抵是偷老莊之意後來達磨出來一切掃盡

至楞嚴經做得極好

金剛般若經一卷

鼂氏曰後秦僧鳩摩羅什譯唐僧宗密僧知恩皇

朝思元仁賈昌朝王安石五家注予弟公遡日誦

三過予𨻳之曰汝亦頗知其義乎對曰知之其義

明萬物皆空故古人謂以空為宗也予曰金剛者堅固不壞之義也萬物之空何以謂之金剛復曰六如偈其言明甚獨柰何因語之曰汝之過正在以有為法同無為法以真空同頑空耳張湛曰身與萬物同有其有不有心與太虛同無其無不無庶幾知此哉

六祖解金剛經一卷

鼂氏曰唐僧惠能注金剛經凡六譯其文大㮣旣

同時小異耳而世多行姚秦鳩摩羅什本

六譯金剛經一卷

陳氏曰此經前後六譯各有異同有弘農楊顒者集為此本大和中中貴人楊承和集右軍書刻之興唐寺

石本金剛經一卷

陳氏曰南唐保大五年壽春所刻乾道中劉岑崇高再刻於建昌軍不分三十二分相傳以為最善

禪宗金剛經解一卷

鼂氏曰皇朝安保衡採摭禪宗自達磨而下發明是經者參釋之序稱其有言涉修證者北宗法門也舉心即佛者江西法門也無法無物本來如是者曹溪法門也

六祖序如來所說金剛般若波羅蜜與法為名其意謂何以金剛世界之寶其性猛利能壞諸物金雖至剛羚羊角能壞金剛喻佛性羚羊角喻煩惱

金雖堅剛羚羊角能碎佛性雖堅煩惱能亂煩惱雖堅般若智能破羚羊角雖堅賔鐵能壞悟此理者了然見性涅槃經云見佛性者不名衆生如來所說金剛喻者衹為世人性無堅固定慧即亡口誦心行定慧均等是名究竟金在山中不知是寶亦不知是山何以故為無性故人則有性取其寶用得遇金師鏨鑿山破取礦烹煉遂成精金隨意使用得免貧苦四大身中佛性亦爾身喻世界人

我喻山煩惱為礦佛性喻金智慧喻工匠精進勇猛喻鏨鏨身世界中有人我山人我山中有煩惱礦煩惱礦中有佛性寳佛性寳中有智慧工匠用智慧工匠鏨破人我山見煩惱礦以覺悟火烹煉見自金剛佛性了然明淨是故以金剛為喻因以為名也

又曰大藏教般若經合六百卷四處共十六會此金剛經是十六會中第九會六百卷中第五百七

十七卷謂談般若有八部謂大品小品放光光讚道行勝天王文殊問金剛屬第八部中自佛滅度後九百年間西竺天親菩薩師事無著天親欲釋金剛經乃問無著無著遂入日光定上兜率問慈氏慈氏以八十行偈授無著天親依此造論三卷躡須菩提三種問答斷二十七疑釋此金剛一卷

經文

潁濵蘇氏曰金剛經所謂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

而有差別者謂以無而為法耳非別有無為之法也然自六祖以來皆讀作無為之法葢僧家拙於文義耳餘見楞嚴條下

按經文言以無為法而有差別又言一切有為法語意相對故誤讀作無為然有即有為無則不必言為矣有為法而視同夢幻泡影露電則終歸於無而已無與無為是兩義無為者清淨之謂也老氏之說無者空寂之謂也佛氏之說

了翁陳氏曰佛法之要不在文字而亦不離於文字文字不必多讀只金剛經一卷足矣世之賢士大夫無營於世而致力於此經者昔嘗陋之今知其亦不癡也此經要處只九箇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梵語九字華言一字一覺字耳中庸誠字即此字也此經於一切有名有相有覺有見皆掃為虛妄佛非佛法非法衆生我相非我相之類其所建立者獨此九字惟阿耨菩提則不曰非阿耨菩提蓋世念盡空則實體自見也其字九其物一

是一以貫之之一非一二三四之一也是不誠無物之物非萬物散殊之物也年過五十宜即留意勿復因循此與日用事百不相妨獨在心不忘耳但日讀一遍讀之千遍其旨自明蚤知則蚤得力

朱子曰金剛經大意只在須菩提問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兩句上故說不應住法生心不應住色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此是答云何住又說若胎生卵生濕生化生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

之此是答云何降伏其心彼所謂降伏者非謂欲遏伏此心謂盡降收世間衆生之心入他無餘涅槃中滅度都敎爾無心了方是只是一箇無字自此以後只管纒去只是這兩句如這卓子則云若此卓子是名卓子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離一切相即名佛皆是此意要之只是說箇無

圓覺了義經十卷

陳氏曰唐罽賓佛陀多羅譯

圓覺經疏三卷

鼂氏曰唐長壽二年天竺僧覺救譯宗密疏解圓覺之旨佛為十二大士說如來本起因地修之以三觀楞嚴之旨阿難因遇魔障娩問學菩提最初方便終之以二義蓋圓覺自誠而明楞嚴自明而誠雖若不同而二義三觀不出定慧其歸豈有二哉

萬行首楞嚴經十卷

陳氏曰唐天竺般剌密諦烏長國彌迦譯語宰相

房融筆授所謂譯經潤文者也

楞嚴經疏二十卷

鼂氏曰唐神龍二年中天竺國僧彼岸於廣州譯

房融筆授皇朝僧子璿撰

楞嚴標指十卷

鼂氏曰皇朝僧曉月撰其弟子應乾錄范峋為之

序圓覺經云修多羅教如標指月其名書之意蓋

取此

會解楞嚴經十卷

鼂氏曰唐僧彌伽釋迦譯語房融筆授皇朝井度集古今十二家解去取之成書予嘗為之序

潁濵蘇氏曰楞嚴經如來諸大弟子多從六根入至返流全一六用不行混入性海雖凡夫可以直造佛地矣

又曰予讀楞嚴知六根源出於一外緣六塵流而為六隨物淪逝不能自返如來憐愍衆生為設方

便使知出門即是歸路故於此經指涅槃門初無隱蔽若衆生能洗心行法使塵不相縁根無所偶返流全一六用不行晝夜中中流入與如來法流水接則自其内身便可成佛如來猶恐衆生於六根中未知所從乃使二十五弟子各說所證而觀世音以聞思修為圓通第一其言曰初於聞中入流無所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漸增聞所聞盡盡聞不住覺所覺空空覺極圓空所空

滅生滅既滅寂滅見前若能如是圓拔一根則諸根皆脫於一彈指頃遍歷三空即與諸佛無異矣既又讀金剛經說四果人須陀洹名為入流而無所入不入色聲香味觸法是名須陀洹乃廢經而嘆曰須陀洹所證則觀世音所謂初於聞中入流無所者邪入流非有法也唯不入六塵安然常住斯入流矣至於斯陀含名一往來而實無往來阿那含名為不來而實無來蓋往則入塵來則返本

斯陀含雖能來矣而未能無往阿那含非徒不往而亦無來至阿羅漢則往來意盡無法可得然則所謂四果者其實一法也但歷三空有淺深之異耳予觀二經之言本若符契而世或不喻故明言之

朱子語錄曰楞嚴經只是强立一箇意義只管疊将去數節之後全無意味楞嚴前後只是說呪中間皆是增入蓋中國好佛者覺其陋而加之耳又

譯經而不譯呪想其徒見呪本淺近故特地不譯因說程子耳無聞目無見之語答曰決無此理遂舉釋教中有塵既不緣根無所著反流全一六用不行之說蘇子由以為此理至深至妙蓋他意謂六根既不與六塵相緣則收入六根之用反復歸於本體而使之不行顧烏有此理廣因舉程子之說譬如靜坐時忽有人喚自家只得應他不成不應曰彼說出楞嚴經此經唐房融訓釋故說得如

此巧佛書中唯此經最巧然佛當初也不如是說

如四十二章經最先傳來中國底文字然其說却

平實

楞伽經四卷

鼂氏曰宋天竺僧求那跋陁羅譯楞伽山名也佛

為大慧演道為此山元魏僧達磨以付僧慧可曰

吾觀中國所有經教唯楞伽可以印心謂此書也

釋延壽謂此經以佛語心為宗而李通元則以為

五法三自性八識二無我為宗按經說第八業種之識名為如來藏言其性不二明偽即出世也延壽所云者指其理通元所云者指其事非不同也

陳氏曰有宋魏唐三譯宋譯四卷唐譯七卷正平張戒集註葢以三譯參校同舊注本莫知誰氏頗有倫理亦多可取句讀遂明白其八卷者分上下也

東坡蘇氏書後曰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先佛所說

微妙第一真實了義故為之佛語心品祖師達磨以付二祖曰吾觀震旦所有經教惟楞伽四卷可以印心祖祖相受以為心法如醫之有難經句句皆理字字皆法後世達者神而明之如槃走珠如珠走槃無不可者若出新意而棄舊學以為無用非愚無知則狂而已近歳學者各宗其師務從簡便得一句一偈自謂了證至使婦人女子抵掌嬉笑爭談禪說高者為名下者為利餘波末流無所

不至而佛法微矣譬如俚俗醫師不由經論直授方藥以之療病非不或中至於遇病輙應懸斷死生則與知經學古者不可同日語矣世徒見其有一至之功或捷於古人因謂難經不學而可豈不誤哉楞伽義趣幽眇文字簡古或不能句而況遺文以得義忘義以了心者乎此其所以寂寥於世幾廢而僅存也

六祖解心經一卷

鼂氏曰唐僧慧能解慧能其徒尊之以為六祖

忠國師解心經一卷

鼂氏曰唐僧慧忠肅宗師事之此其所著書也

心經會解一卷

鼂氏曰唐陳留僧玄奘譯并注般若者華言智慧波羅密多者華言到彼岸謂智可以濟物入聖域也長安中僧法藏為之疏元豐中僧法泉亦注之

司馬温公書心經後曰余嘗聞學佛者言佛書入

中國經律論三藏合五千四十八卷般若經獨居六百卷學者撮其要為心經一卷為之注者鄭頤最簡而明余讀鄭注乃知佛書之要盡於空一字而已或問揚子人有齊死生同貧富等貴賤何如揚子曰作此者其有懼乎此經云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似與揚子同指然則釋老之道皆宜為憂患之用乎世稱韓文公不喜佛嘗排之余觀其與孟尚書論大顛云能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

亂乃知文公於書無所不觀蓋嘗徧觀佛書取其精粹而排其糟粕耳不然何以知不爲事物侵亂爲學佛書者所先邪今之學佛者自言得佛心作佛事然皆不免侵亂於事物則其人果何如哉

朱子語録問心經既説空又説色如何曰他蓋欲於色見空耳大抵只要鶻突人

維摩詰所説經十卷

鼂氏曰天竺維摩詰撰西域謂淨名曰維摩詰廣

嚴城處士也佛聞其病使十弟子四菩薩往問訊皆以不勝任固辭最後遣文殊行因共談妙道遂成此經其大旨明真俗不二而已淨名演法要者居世出世也不以十弟子四菩薩為知法者斥其有穢淨之別也文殊大智法身之體也淨名處俗法身之用也俾體用相酬對皆真俗不二之喻也姚秦僧鳩摩羅什譯按開元釋教録云羅什者華言童壽天竺人苻堅遣呂光破西域俘之以歸姚

興迎長安譯經於逍遥園凡四十部此其一也本三卷十四品其後什之徒僧肇道生道融等為之注釐為十卷予得之董太虛家蓋襄陽本也唐李繁頗言此注後人依托者

遺教經一卷

陳氏曰佛涅槃時所説唐碑本

山谷黄氏曰遺教經譯於姚秦弘始四年在王右軍沒後數年弘始中雖有譯本不至江南至陳氏

時有譯師出遺教經論於是並行今長安雷氏家遺教經石上行書貞觀中行遺教經勑令擇善書經生書本頒焉勑與經字是一手但真行異耳余平生疑遺教非右軍書比來考尋遂决定知非右軍書矣

西山真氏跋曰遺教經蓋瞿曇氏最後教諸弟子語今學佛者罕常誦而習之也蓋自禪教既分學者往往以為不階言語文字而佛可得於是脫略

經教而求所謂禪者高則高矣至其身心顛倒有不堪檢點者則反不如誦經持律之徒循循規矩中猶不至大謬也今觀此經以端心正念爲首而深言持戒爲禪定智慧之本至謂制心之道如牧牛如馭馬不使縱逸去瞋止妄息欲寡求然後由遠離以至精進由禪定以造智慧具有漸次梯級非如今之談者以爲一超可到如來地位也宜學佛者患其迂而不若禪之捷歟以吾儒觀之聖門

教人以下學為本然後可以上達亦此理也學佛者不由持戒而欲至定慧亦猶吾儒捨離經辨志而急於大成去洒掃應對而語性與天道之妙其可得哉余謂佛氏之有此經猶儒家之有論語而金剛楞嚴圓覺等經則易中庸之比未有不先論語而可遽及易中庸者也儒釋之教其趣固不同而為學之序則有不可易者

妙法蓮華經觀世音普門品

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西山真氏跋曰余自少讀普門品雖未能深解其義然嘗以意測之曰此佛氏之寓言也昔唐李文公問藥山禪師曰如何是惡風吹船飄入鬼國師曰李翺小子問此何爲文公怫然怒形於色師笑曰發此瞋恚心便是黑風吹船飄入鬼國也吁藥山可謂善啟發人矣以是推之則知利欲熾然即是火坑貪愛沉溺便是苦海一念清淨烈焰成池

一念警覺船到彼岸災患纒縛隨處而安我無畏怖如械自脫惡人侵凌待以横逆我無忿嫉如獸自奔讀是經者作如是觀則知彌陀大士真實為人非浪語者

阿彌陀經一卷

陳氏曰唐陳仁稜所書刻於襄陽

文獻通考卷二百二十六